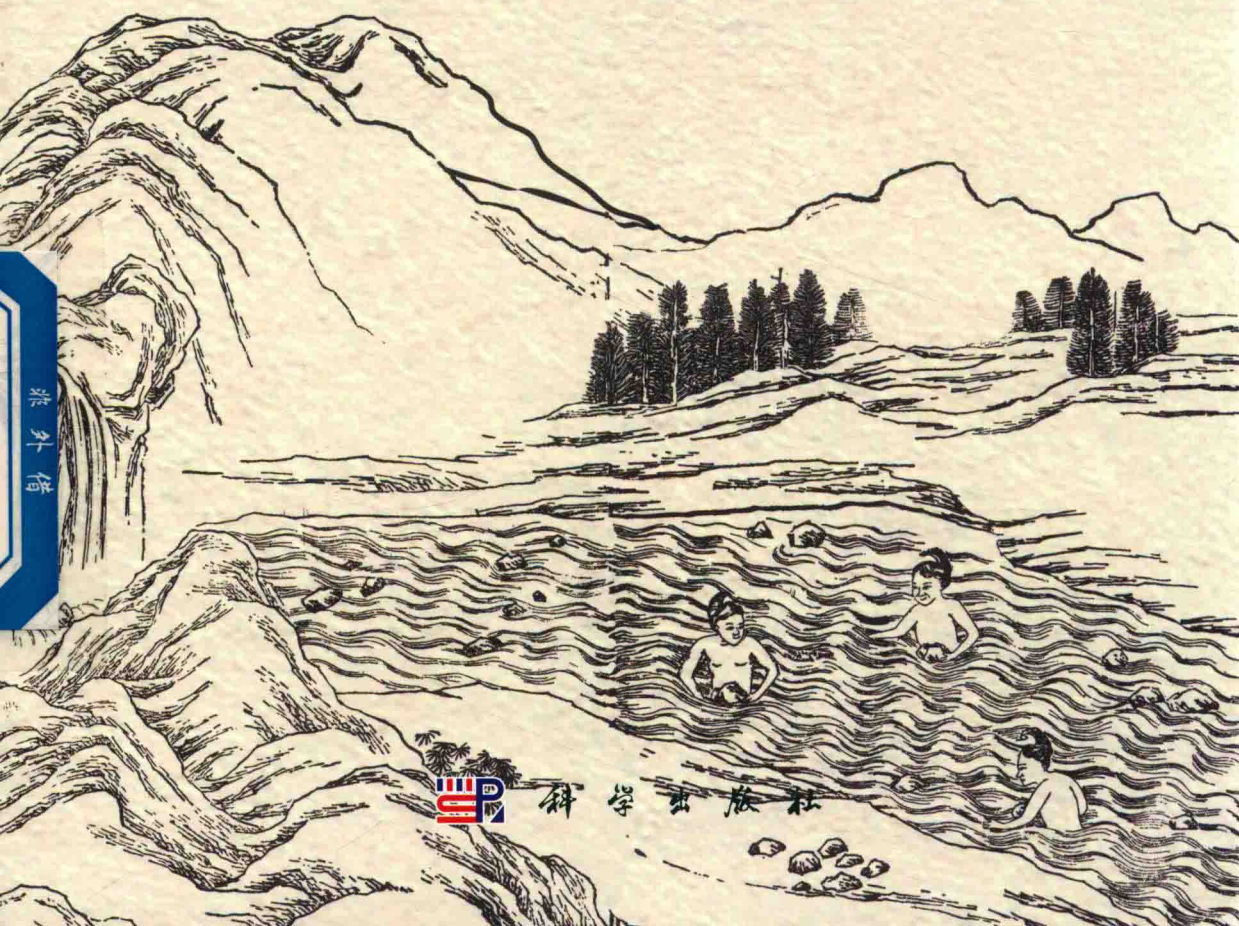


新疆和田玉开采史

于明著



卷外篇



科学出版社

新疆和田玉开采史

于明著

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关于新疆和田玉开采史的研究。作者通过玉料产地实地考察，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及考证相关出土玉器，对不同历史阶段新疆和田玉的开采情况进行了分析，很多结论突破了原有的认识，并得到业界的认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本书适合于从事玉器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玉器爱好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疆和田玉开采史 / 于明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03-055234-1

I. ①新… II. ①于… III. ①玉石—非金属矿开采—历史—和田县 IV. ①TD87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73046号

责任编辑: 孙 莉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韩冰洁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1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字数: 175 000

定价: 1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自序

提到本书缘起，笔者思绪万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笔者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古代玉器，自然会经常上手观摩一些考古出土的玉器，笔者发现，有些历史时期古玉的玉料和后世及今天的玉器玉料多少都会有些不同，但窘于那时对玉器材料的认知有限，且绝大多数玉器研究者都认为这些古玉用料是新疆和田玉，笔者也以为如此。

新疆和田玉的主要矿物成分是透闪石。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全球出产透闪石的地点很多，古代中国也不只是新疆和田地区出产透闪石，还有许多地区也有透闪石产出。

近些年来，笔者在研究古玉的同时，也研究当代玉器和玉料，对于玉料的特征有了一些心得。特别是在对新疆地区玉料的产地和特征做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之后，更觉得中国出土玉器的玉料，特别是商代到西汉早期出土玉器的玉料与笔者所见到的现在新疆和田乃至整个新疆地区的玉料皆有些细小的差别。凭肉眼观察，出土玉器的透闪石玉料结构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和田透闪石玉料的结构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特征。随着调查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二者的差异越来越多。最后笔者终于明白了：原来汉代早期以前玉器所用的透闪石和现在的新疆透闪石完全不是一个产地。

虽然知晓了这个结论，但实证起来却要难得多了，因为透闪石都有其共同特征，不易分辨产地。有研究人员试图通过科学仪器来区分透闪石的不同产地，但到目前为止，仪器只能检测出和田玉的透闪石等矿物成分，而不能区分出玉料的具体产地。玉石行业从业人员和研究者仍然主要靠肉眼观察并结合实践经验或辅以仪器检定，来判断和辨别不同产地透闪石玉的特征。

要搞清楚中国汉代早期以前出土玉器是不是取材于新疆透闪石，就要先明确新疆透闪石的基本特征，并确定其最早开采年代。为此，笔者几乎跑遍了目前正在开采的新疆主要玉矿，基本摸清了多个不同矿区玉料的特征。同时，也研究了大量的出土玉器资料，查阅了海量的文献资料。历时六载，经过无数次修改完善，这本《新疆和田玉开采史》最终完稿。

今天，回望来路，由当初研究古代玉器玉料产生疑问，到决定调查研究厘清问题，再到决定著书立说，难度之大确实超出了笔者的预想。一是实地调查之艰难。笔者在新疆实地调查中，无论是行走于漫天黄沙的戈壁滩，还是攀爬于山高路险的巍巍昆仑，其艰辛程度难以想象。二是文献资料之匮乏。在此之前，学术界几乎无人研究过新疆和田玉开采历史这个问题，即便偶有提及，也是蜻蜓点水，缺乏深入探讨。笔者不分昼夜游弋于海量的历史文献之中，寻找前人记述的蛛丝马迹，诂经证史，查考古制，其枯燥难耐可想而知。但是无论如何始终有一个信念支撑着笔者，那就是要将中国古代玉器玉料来源的真相揭开，还原历史，呈现给社会。

本书多是笔者个人观点，虽做过多方调研和反复论证，但局限和不足肯定存在，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批评指正。为弘扬中国玉文化，为去伪存真，为激浊扬清，也为历史留痕，笔者将脚步不停，笔耕不辍，初心不忘，激扬梦想。

于明

丁酉季秋于北京

目录

自序 i

引言 001

第一章 和田地区的历史范围及归属变迁 / 007

第一节 和田（于阗）的位置及名称 / 007

第二节 和田（于阗）的归属变化 / 008

第二章 新石器时期玉料开采史 / 011

第三章 商代至汉代早期闪石玉料开采史（昆仑玉时期） / 015

第一节 商到汉代早期有关闪石玉开采的文献 / 016

第二节 “昆仑”出玉地点探究 / 020

第三节 这一时期“玉山”及新疆山料开采的探讨 / 024

第四节 这一时期的玉器与和田籽料关系的探讨 / 027

第五节 这一时期玉料来源地点探讨 / 032

第六节 这一时期重要墓葬出土玉器玉料来源探讨 / 040

第四章 汉代中期至元代于阗玉料开采史（于阗玉时期） / 057

第一节 汉代中期至晚期于阗玉料的开采 / 057

- 第二节 隋唐时期于阗玉的开采 / 074
- 第三节 五代十国至宋代于阗玉的开采 / 088
- 第四节 元代于阗玉的开采 / 100

- 第五章 明代至民国和阗玉料开采史（和阗玉时期） / 107
 - 第一节 明代和阗玉的开采 / 107
 - 第二节 清代和阗玉的开采 / 127
 - 第三节 民国时期和阗玉料的开采 / 166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后和田玉料的开采史（和田玉时期） / 183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和田玉料的开采 / 183
 - 第二节 和田玉料的销售 / 214

- 第七章 历代新疆和田玉开采的方法 / 219
 - 第一节 籽料开采的方法 / 219
 - 第二节 山流水玉料开采的方法 / 227
 - 第三节 山料开采的方法 / 229
 - 第四节 戈壁料开采的方法 / 231

- 后 记 233

引 言

玉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化的灿烂结晶。历史上制作玉器所用的玉材极为广泛，包括和田玉、翡翠、岫岩玉、南阳玉、蓝田玉等，其中尤以和田玉为上，在和田玉中又以新疆和田玉为贵。新疆和田玉是产于新疆南疆昆仑山—阿尔金山沿线和北疆的玛纳斯的闪石玉，主要分布在昆仑山—阿尔金山以及天山山脉。玛纳斯玉用玉历史较晚，暂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本书主要研究昆仑山—阿尔金山沿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和田玉的开采历史。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区，和田玉按其产出状况，可以分为四类：山料、山流水料、籽料和戈壁料。

山料，是原生矿床产出的玉料，呈块状，棱角分明。新疆境内的昆仑山和阿尔金山许多地方都有山料出产，但质量不一，差别很大。新疆山料产量很大，开采历史较短。

山流水料，是由原生矿破碎搬运至冰川中而形成。由于搬运距离短，玉料仍存在一些不太尖锐的棱角或次棱角状。山流水品质较好，产于和田地区附近昆仑山中的阿格居改（又称黑山）地区。开采条件恶劣，产量极为有限。

籽料，由原生矿破碎经过搬运至河流中堆积而成。籽料大多呈卵石状，大小悬殊，磨圆度好，外表有薄厚不等的风化皮壳。

籽料主要产于新疆和田地区的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的古今河道。籽料开采最方便，品质最佳，开采历史最长，但产量有限。

戈壁料，是由原生矿破碎经搬运至戈壁滩上再经风蚀作用滚动打磨而成。戈壁料磨圆和抛光相对较好，一般油性较好，硬度高于籽料。戈壁料的主要产地在若羌、且末、策勒、叶城、泽普等地。

对于新疆和田玉何时开始开采及在内地使用的历史，多年来，学术界多依据典籍和史料来推测、分析和研究。由于史料的久远，史籍著者和后人的认识角度和水平也会有所不同，结论或许有所差异。究其根本原因，是历代撰文著述玉料开采的文人，几乎没有人去过玉料采矿地点，只能搜集关于玉料开采的二手信息，甚至许多是道听途说，带有较多的个人见解，这种情况在明代以前尤为突出。因此，明代以前许多文献记载的关于新疆玉矿开采的内容并不完全可靠。

关于新疆和田玉输入内地的年代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的部分观点认为，和田玉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进入中原。考古学家尹达在《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甘肃古墓葬中多为玉片、玉瑗，很可能来自新疆和田一带。”^[1]

从过去一般的认识来看，和田玉料都应来源于新疆和田地区，由于和田位于新疆，既然叫和田玉，那就应当产自新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我们首先应明确和田玉的概念。和田玉属于角闪石玉，主要矿物组成是透闪石，次要矿物有阳起石和透辉石等。为了清楚表述起见，本书正文将用透闪石、于阗玉及和阗玉等概念来表述。和田玉的矿床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接触交代（矽卡岩）型矿床，其矿体赋存于中酸性侵入岩与白云质碳酸盐类岩石的接触带及其附近，如新疆昆仑山脉所产玉石；二是热液交代型矿床，其矿体产于超基性岩体中，如新疆玛纳斯地区所产玉石。这两种

地质现象形成的和田玉，并不是某一地区（例如中国新疆地区）的特有现象。根据现有的地质调查数据，世界许多地区都有和田玉的发现。目前已知和田玉产量较多的国家有中国、俄罗斯、韩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即使在中国，也不仅只有新疆地区出产和田玉，其他许多地区都有出产，如青海省格尔木市、辽宁省岫岩县等。

新疆是中国目前和田玉的最主要产地之一，但并不一定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和田玉原料的产地。既然和田玉在中国及世界范围内有多个产地，那么古人使用的和田玉就有可能来源于不同的产地。本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疆的和田玉何时开始大规模输入中原地区。从文献上看，自汉代起开始有关于和田（于阗）玉料开采的明确记载。同时，根据笔者的观察，目前考古出土的玉器，从汉代（准确地说是从西汉中期）玉器开始，较之前的玉器在材料质地上有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汉代中期是中国玉器玉料来源的分水岭。

从史前到西汉中期以前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大量出土玉器的原料均不是产自新疆和田地区的和田玉。既然这些古玉材和田玉的产地不在和田，那么究竟产自哪里，经过几代考古人与地质人的努力探寻，有些古玉玉料的产地已经找到了，如安徽凌家滩文化玉器的玉料产地，北方红山文化玉器玉料产地，齐家文化玉器玉料产地等。有些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现在仍未找到，如南方良渚文化玉器的玉料产地。但某一产地玉料的枯竭或中断，并未造成中国玉文化这种文化现象的消失，只是新的玉料产地替代了旧的原料产地。

汉代以后，新疆地区的和田玉大量输入内地，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区的和田玉，成为主流的玉材。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

为新疆地区的和田玉，无论是在质地上还是数量上，都是当时人们所能够开采到的最好的和田玉。这样，新疆透闪石原料很快就取代了那些“不良”的地产玉料，使得许多地方出产的和田玉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如今都不知“君在何方”。

历史上和田玉的开采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 新石器时期

这一时期玉器的玉料基本是就地或就近取材，产玉地点多在用玉地区。

2. 商代至汉代早期

这一时期的和田玉玉器存世量较大，这从考古挖掘出土的这一时期玉器即可证实。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墓、山西侯马晋侯墓、河南虢国墓等处出土的玉器，有相当一部分的玉料是和田玉。对于这部分和田玉原料的来源，一直以来，学术界认为是新疆和田地区产的和田玉。这一时期的文献也有了关于“玉出昆仑”等文字表述，今人则根据这些记述将此期玉料的产地解释为就在今天的新疆昆仑山。其实，这些文献并没有直接说新疆和田就是玉料产地，而后人（主要是清代以后至今）以现在对和田玉的认识来评价或解释这一时期的文献，以至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笔者认为，这部分玉材并非来源于新疆，而是来源于其他地区，可能来自当时叫作“昆仑”的祁连山。因文献称之为“昆仑玉”，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为“昆仑玉时期”。

3. 汉代中期至元代

这一时期的玉器材料以新疆于阗（今和田）的籽料为主，特别是到西汉中期以后，中原王朝和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于阗玉源源不断地运进内地。自从于阗玉进入内地后，在多种玉石中质

佳位尊，一枝独秀，渐渐排挤了其他产地的和田玉。这一时期虽有文献记载了和田玉的开采情况，但也多属于道听途说，与真正的和田玉开采事实真相有很大的出入。但无论怎样，这一时期开始有了于阗和田玉玉料开采的原始记录。因文献明确说明是“于阗玉”，故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为“于阗玉时期”。

4. 明代至民国

这一时期，和田玉已是皇家用玉重要的玉料来源，文献已经有山料开采的记录，虽然有些偏差，但基本准确，新疆和田玉几大玉料产地的记载已经较为准确。新疆且末“皇家玉矿”的发现，更证明了清代玉料的开采状况。民国时期已经有比较明确的新疆玉矿开采的记载，尤以“戚家坑”玉矿最为著名。笔者将这一时期及以后的时期称为“和阗玉时期”。

5.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

这一时期，新疆和田玉开采呈现全面繁荣阶段。如今，新疆和田“两河”区域籽料仍在开采，昆仑山—阿尔金山一线规模化开采的玉矿有十几处，采玉的矿点有60多处。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和田玉时期”。

注 释

[1] 尹达《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地理志卷之五
地勢險峻，山巒疊嶂，其間多有深谷，此山即其最險者。其地多石，少土，故其地多荒蕪。其地多石，少土，故其地多荒蕪。其地多石，少土，故其地多荒蕪。



第一章

和田地区的历史范围及归属变迁

第一节 和田（于阗）的位置及名称

和田古称“于阗”。于阗国是西域古王国，即今新疆和田（和阗）地区，又作于填、于置、于殿、于寘。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位于于阗河旁，南有昆仑山，北接塔克拉玛干沙漠，是西域南道中最大的绿洲。于阗国前身是塔里木盆地南缘一个古老的塞人城邦。公元前2世纪，尉迟氏建立于阗国，是西域南道中国势最强的国家之一。

张骞通西域以前，汉文文献中尚无于阗之名出现。“于阗”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弥，于阗”^[1]。正史资料提及“于阗”的主要有：《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北史·西域传》《隋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明史·西域传》等。其他一些正史虽未专门设立《西域传》，如《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以及《法显传》《洛阳伽蓝记》《续高僧传》等正史、野史皆提到了“于阗”。

于阗（和田）曾有很多称谓，均系同名异译，如《大唐西域

记》称“瞿萨旦那”，《西游录》称“五端”，《元秘史》称“兀丹”，《元史》称“斡端”，《西北地附录》《元大典图》称“忽炭”，又称“扩端”，也称“鄂端”。于阗名称起源有三种说法：一说源自于阗，于阗系古代尉迟部落名，系藏语，意为“玉邑”。二说为印地语“栅栏”“牲畜圈”或“碉堡”之意。三说为回鹘文的音译，回鹘文作Udun，现代维吾尔语称Hotan。清代翻译成“和阗”。1959年将“阗”字简化为“田”。

第二节 和田（于阗）的归属变化

公元前2世纪，尉迟氏建立于阗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有明确的国号称谓。

西汉时期，汉神爵二年（前60年）属西域都护府管辖。

东汉时期，于阗为莎车所吞并。汉明帝永平四年（61年），贵族广德立为王，灭莎车，服从于阗。十六年（73年），汉军司马班超至于阗，广德杀匈奴使者降汉，班超以此为根据地，北攻姑墨，西破莎车、疏勒，于阗皆出兵相助。时南道诸国，唯于阗、鄯善强大。175年后，于阗兼并了皮山、渠勒、戎卢等国，遂成为“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的强国。《后汉书》记载：其国“领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2]，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和田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仍向中原王朝进贡。又兼并戎卢、扞弥、渠勒、皮山等国。西晋时，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并为西域大国。北魏年间，曾先后被吐谷浑、柔然攻袭，国势渐衰。

唐代时期，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交河故城址），管理西域地区军政事务。二十二年（648年），唐军进驻龟兹国以后，便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国都城（今新疆库



汉西域诸国图，于闐为三十六国之一（选自《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

车），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闐（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简称“安西四镇”。贞元六年（790年），吐蕃占据北庭（北庭的西州例外，792年，吐蕃占西州，完全占领北庭），并占领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闐。之后几年，吐蕃占据安西其他三镇。848年，张议潮在沙州发动起义，吐蕃在河西、陇右、西域各地的统治遂告瓦解。938年，后晋朝廷册封李圣天（912—966年在位）为“大宝于闐国”国王，“大宝于闐国”成为10世纪中叶于闐国正式的国号。当时于闐国的疆域，东北延伸到今若羌附近，隔车尔臣河与仲云部相望，南部抵昆仑山与吐蕃接壤，西北接近喀什。

北宋时期，西域地区在喀喇汗王朝统治之下。在玉素甫·卡

迪尔汗时期，喀喇汗王朝最终完成了对于阆的征服。于阆在喀喇汗王朝的统治下，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

元代时期，该地区为察合台阿鲁忽的封地，曾设置斡端宣慰使元帅府，《马可波罗游记》称其为“忽炭国”。后经历了蒙古察合台后王、叶尔羌汗国及和卓回王的统治时期。

明朝时期，于阆又复称于阆，主要在察合台及吐蕃控制之下。

清代时期，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设和阆办事大臣，辖：额里齐、哈拉喀什、玉珑喀什、齐尔拉、克勒底雅、塔克等六城。光绪九年（1883年）置和阆直隶州，州治设在额里齐（伊里齐），隶喀什噶尔道。

民国时期，民国二年（1913年）改直隶州为和阆县。民国九年（1920年）设置和阆道，和阆县属和阆道。民国十七年（1928年）属和阆行政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属和阆督察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设和阆专区。1959年和阆县改名和田县，1984年和田县改为和田市，仍隶属和田地区。

注 释

[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07年。

[2]《后汉书》卷118-120《西域传》，中华书局，2013年。